

書

冊



粹卷第七十

銘

版文誄表附錄七首

吳興妣

鉉

命婦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墓誌銘

陶母墳版文附

隱居

武東山陳居士墓銘

居士陳公墓誌銘附

德先生誄

廣陵陳先生墓表附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并序

韓愈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藥守邊有勞詔曰藥妻何氏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為戶部尚書且死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三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僕使治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尊卑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



日南至以病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為銘曰

男女外事治不為易施于其家難甚吏治又况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息自天啓封備服以疇時勲婉婉夫人有藉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誌銘并序白居易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銜工部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榮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柩于咸陽縣奉取具鄉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大常卿王父諱嚙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即睦川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令夫人有四子

二女長曰新蔡州汝陽縣尉次曰柱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韓城縣尉次曰積河南府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為監察御史次女為比丘尼名貞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比部也夫人始封榮陽縣君從夫貴也積之為拾遺也夫人進封榮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榮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媾有家謀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遠之誌在今所敘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為女時其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為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為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寐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溽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氏鄭氏皆大族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為母時府君既歿積與積方齟齬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詩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既第判入等授秘書



省校書郎屬令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而積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謚曰直聲動于朝廷以是出為河南尉長女既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姻族於是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為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為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既而諸子雖迭仕祿利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老而况臧獲輩亦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扎常以正顏色訓諸女諸婦諸女諸婦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詞氣誡諸子諸孫諸子諸孫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擯禁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徒列女也及為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為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為女為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

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以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之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職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麟雉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與夫人之幼子積為執友故聆夫人美最執積泣血鴛慕哀動他人託為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觀夫人之墓者使悍妻和嚚母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氏夫人

陶母墳版文并序

舒元興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闔門間有觸命舐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士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軻三變而至於道云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寂寞希吾或稀太歲在卯子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登東南



行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  
則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必為父母教子大倫不逃  
義不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因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隨間有秦  
吳之謬故州吁石厚變為賊敵非父子耶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  
兼教猶有鄉尚者之謬以偏教而無鄉尚者之謬或鮮矣英哲母煦  
然化成成之中而能感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  
鴻鵠豈多種樸漆他類肯使專司晨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  
母之風可以卓往亦來為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耶徘徊  
從耳慕龔成斯文詞曰

鼓象蝨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為鄰後  
千萬年卜誰為鄰西江悠悠東潮滔滔鼓象蝨有竭斯墳更高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之墓銘并序 陳子昂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代祖祖自汝南仕蜀為  
尚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  
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世宗之世為郡長蕭蕭齊之末

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羅英夏拜太平  
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大樂大蒙蒙為魏州長史護叔自南梁一郡  
太守大樂為本州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  
為仕得墨子五行秘書隱于武東山生烈祖湯仕為郡主簿遇梁  
季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洵迥早卒君即迥之第二子也少孤而  
有純德恭已飾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迥君之孤素業  
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  
避寒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  
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優於道逮親終歿春秋已高從仕不可以  
養矣乃輟干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不歲雅聞漢有  
王丹者放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從之鄉里承  
化以相徵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為政也奚其為為政也由是始  
考林澤闢良田習仙書良務曲辰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丘陵淵藪星  
歲靈物靡不用心原田每每黍稷漠漠汶陽之稼如雲矣春也載  
華歲聿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君嘗乘有輿省農時饋田畯



刑以肅情悅以勞動若孫吳之用兵鷲鳥之搏擊也卓彼甫田歲  
取一千倉稟實崇禮節卽恤寡寡賑窮之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  
君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媮衣良帶力劔推埋胙篋之類  
鬪雞走狗之宜豈莫不靡下風馴素節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頓  
浮窳之節肅恭儉之規脩孝悌節廉恥將欲效君子之素業也君  
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  
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  
谷口有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  
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迨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  
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  
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飪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吝子路之問  
者其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躍躍竹竿穆穆幽龍其  
與禍敗之遼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龍不免於蘭焚三老不免於薇  
歎其近貴利耶夫上無憂悔下無饑寒合道以制嗜欲達命以順  
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老且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

求壽考非我君乎直生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  
臨終誠曰汝子手啓予足我聞古人言珠玉而瘞之是暴斃於中原也  
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違聖人具棺槨而已  
斂以常服墳無丘壟吾將庶幾以奉先人清業也有子某等皆能  
祇奉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亥月載踰  
上兆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曾葬  
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絕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歿矣人何以名  
陵壑不朽匪惟頌聲小子不敏請述鄉人之教其詞曰  
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鬱旂鼎氣盈挺  
生君子於鑠元真性孝肅悌惟人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搢紳茫茫  
田藪歲也其春農人肅事君子犒勤孰為夫子植杖而耘者向  
莫不鳩官高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良時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  
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天年既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  
宙同塵桐棺三寸豈我窶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  
孫孫驕奢自啓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并序

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為新城郡  
司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書白虎七變法遂隱於郡  
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為郡主簿湯生祖通通早卒生自皇考為郡  
直家傑公河目海口欽頤虎顏性英雄而志尚玄默羣書祕術無所  
不臨見年弱冠早為州閭所服老且長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二鄉貢  
明經第拜文林郎屬夏艱不仕潛道有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  
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汝訖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  
俊望風景附朝廷聞名或以君為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  
得也州將縣長時或陳議青龍癸未唐歷云微公乃山棲絕穀放  
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圓大象無所不達嘗宴坐  
謂其嗣子子曰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可以  
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浩漭而悖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  
呼昔堯與舜合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吳下歸之五百年文王與  
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幽厲版蕩天紀亂賢聖不相逢也老聃仲

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戰國如磨至於赤龍赤龍  
興四百年天紀復亂胡夷奔突賢聖淪亡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其  
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己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  
日己未隱化于私宮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  
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柩舊坐奉寧神於此山石仙  
谷之中岡也銘曰

賢者避地邈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  
知其深廣兮傲心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聖賢同兮南山四  
遭漢天子固商丘之遺壤兮德先生誅并序

李華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或  
曰與古誰倫可造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佞人方於賢原  
思交不齊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  
人之道者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得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  
聖人則鱗差耕維也或曰何咎而謫余曰聖賢皆時故春秋亂邦  
耕惡疾左立明上商皆被亂上如夫子失司冠饑於陳蔡忠如長弘



謀尊王室而戮死君一遺消故仁賢窮維之鄰道昌黎韓拯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為念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曰

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人德甫余將疇兄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溫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堂邑鄉陳君曰融無字真生七十有二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緝空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麴蘖無所成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適乎輪核之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漚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疎而扣則成聲我踐惟石齧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空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葬石夫為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於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茲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知命是達怡神為榮樂天忘憂自寵不羈中負我以道此非祿乎何必入心然後為仕我有信順自天蓋高亦

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為名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擽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子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雍穆穆甚足異也因揣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矣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言在老果曰吾里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與于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遷善遠罪亦不知甘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猶在子於是慨然痛先生以純德至行沉落光耀官闕賦廬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披典校德謚曰貞晦先生窮徵其實建石于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溫述



文粹卷第七十一

記甲 到難附錄 十三首

古跡

宋武受命壇記

吳興姚

風后八陣圖記

陵廟

女媧陵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縉雲縣城隍神記

水石巖穴

曲江池記

太湖石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乳穴記

到難

外物

醉鄉記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昔在王亥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承之曆數歸焉商湯所以肇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不長國步猶梗時也尚虐中忠賢處之各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王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勳當其驅駕英雄友夷僭為南摧勁楚北破強燕



雷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為我有四海為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  
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為胡戴拍搗徐傳共致雍熙則元皇建  
業之都至今身躬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為齊魯之國而近  
希曲鳥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  
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實仁胤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  
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絕智力得  
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  
軍屬陵夷業宗經濟周爰及地殷賤善止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  
五日建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父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補已  
散聖次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天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  
維絕小者作慝盧山負阻中集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  
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  
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我行之不脩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

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  
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入其陣所  
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  
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  
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特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一廣迭  
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  
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罷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  
是既而圖成鑄俎而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  
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耀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  
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亦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  
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藉得之以霸西楚豨布得之奄有九江漢  
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獯狁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  
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為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  
而圖之勝敗之賦在我指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  
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為誦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



升平坤淪不書或無德其沒不旌諸圖側以為三皇之故事六藝之  
餘伎云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弱者媧皇陵也夫巨  
靈壁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  
固不救之為黃壤泊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  
然之後豈爾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  
其為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湮沒  
矣於是乎不為之小而就其深早曠參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為  
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  
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  
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  
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為謀夫能斷鼉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  
而自為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空函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蒼蒼寧  
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

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石室雁肝鄉鼓箏黃四吹  
笙由是僮僮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更羞焉水有菱芡舟人  
莫焉塚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  
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  
窟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為六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  
丘九疑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諸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宗  
水谷不為陵開明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  
觀而志之為城塚後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  
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  
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  
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  
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却終終而不可留  
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故草不能匡其味與夫當



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我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出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鄉食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尚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鈎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仞哉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忝列萊條欽崇懿軌于以加敬嚴乎閼宮別闈壺之內外正眾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獻奠贊幣宣列於軒廟春秋禮薦俎且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耆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來暑者往敢用同於紀年時大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記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謨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藝政萊人恩之既歿諸劉將而扶葬於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中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於諸劉天戚也於我人戚也天之戚中寡而遊人之戚也衆而邇安有捨邇衆而歸邇寡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於是散捧封土趨持樹本既墳于此鄉食用春秋禱災徵祐餘靈彰響大中十一年四月癸巳太守辛公肱去太守姚公瑄未臨等以高道觀察支使奏承空闕到郡之三日軍吏疏拜廟祠羣望即日將軍祠在郡署之東端簡肅入乃見廟寢卑狹畫像凋暗既違有德豈謂祭恭乃命押衙兼修造使李公霸度木戒工新此殿構想像塑繪居月而成心非賀福者將使有德者垂昆無窮無德者警改操行萊人受裕當稔于茲大中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緡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緡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老羣吏乃自



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為池為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市中成坎窞寧窅港洞生泉噴湧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上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樂曠野之秋然黃河作其左漸清渭為其後迤躡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濬川鈎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溥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雲凝而不散黃旗鬱鬱以常任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沈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曉確外為寰宇敞無垠堙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為區域東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焉彼如紫雲黃旗之氣蓋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耶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象泚夫外則廓以靈聖海道守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十都邑

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處乎故曰於有隋比我皇唐之存為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制極墉隍劃趾鈎陳定位地迴帝室秋成池既由我署纓成伊去員主魏魏龍蟠虎踞爰自中而執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嚮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揔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熱隘使汗入其洞澈謂延黎以下澄汗虛隨其佳氣蕩極鬱攸而上城萬戶無重地之患于門就爽豈之致其流亞含和而子生蠲疾有如此者故鳥如練清明若空俯睇冲融得渭北之飛鴈斜窺澹汀見終南正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緝重樓天矯以繁映危榭巖叢以輝燭芳安於此潛澆養電凝疑煙吐雷雷泛羽游鱗斐郁郁以閉麗證靈微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登鮮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於今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畫六龍而畢降十門錦帳同五侯以借至泛菊則因高平斷岸枝榭則就中亭芳池虛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沉昏以條寒光眩目貞白以生絲竹聯羅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



八音成文于上空，研腐沸渭，神仙奏鈞天於赤水，躡藹敷俞，天人  
曳雲霓於玄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游以節，  
宴賞有經，則濺埃不動，微波以寧，然發滄溟，瑞見祥形，其或淫涵  
以情，泛覽無數，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駭駭，妖生禍觀，其棲  
神有靈，興善懲惡，有如此者。某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  
棄，日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曠大始之玄造，訪前聞於  
碩老，天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  
惡含私，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惡，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  
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  
其志也。棲神育靈，興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  
邑，非可謬創。一山水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  
意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  
毒積負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源  
而論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  
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言，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

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五日記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袁安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  
今丞相竒音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  
衆皆恠之，我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  
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維治家，無珍產奉身，  
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草堂。宮宇俱擇賓客，性不苟合，  
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族聚大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  
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  
乃鈎深致遠，獻瑰納竒，四五年間，羸蟲至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  
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歎狀非一。有盤物秀出如靈丘，  
鮮重者有端嚴挺立如具官神人者，有嶺濯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剡如劒戟者，  
又有如虬如鳳若踞若動，將翔將躡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  
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噴，若欲雲歎雷疑，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雲齊景麗



之日巖學乘雲對若拂嵐撲真竊謂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  
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觀縷族縮盡在  
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嘗與公  
迫觀眈眈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  
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  
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  
恠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  
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為而來耶  
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  
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意是石也百工載後  
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  
石臨見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  
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坳為壑

為巖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  
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恬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  
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  
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  
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  
古余弟宗玄綵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  
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渝  
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匪之匪匪崔公之  
來公化所徹土石蒙列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  
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疾嗜利焚吾役而不吾化其也吾且是以  
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  
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  
廬由而入者觸皆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摩繩以志其返其勤



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恠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具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恠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到難

周夔

天子握乾符之六歲末秩臣羽皇客于南齊水浮滇波陸上青山或時晝短宿在林窻縣是嵐溪煙嶠之勝得滇陽之石室焉兩岸卷束勢合如屋厚拜頌百階開待朝旭峭然嵐壁死矣倦躡羽容霓色霏遠瑤局加以上戴霄峯中流晴溪碧闌之下寸寸秋色若夫崆峒見月於半夜翠壺有巫於朝日乳枝凝斷而聲落松籟踈風而瑟續不書其奇可知矣於戲斯室斯溪也與魯夏古同出野夫樵子無日不到冠劍百族代誰知之使靈室煙霞寂寞無主龜山把玉堂之會瑤池宴王母之觴彼何人耶秋九月有釋氏子智捷聞於聚落持律第一探得是室亟言於上谷侯君侯君名著字伯昭德門之衷也幸於滇陽蠡篴范綬之政行焉事歸條貫官有餘日

初與三四賓客游焉既昇于室皆鋸盤石注目峭絕怪形渠渠忽驚呀豁危起騰立背倚青壁久而不寧褫豁飲水稍稍神定噫乎古之王文考何平叔不值斯室也向使值之必為之賦廣言磅礴洞蕩垂文雄傑則靈光景福得獨象矣大凡人間踟東難有閑日瞻彼石室嗣予之到者誰耶上谷交親同辭舊山者京兆韋君長文時為南郡苗掾手持密轡者在蓮府緬音泉石俱為逸人張琴寫古以彈操詠賦不歌而飲酒簪纓軒冕浮雲也公百煙霞林壑思同其難故詩若空琢壁顧余以到難命篇上以俟羣仙之降次將遲京北之游些 京兆韋長文 上谷侯著 河南史傑 清河崔存慶 存軌 蘭陵蕭蕭及上谷侯從直 清河張君奭 張甫 釋澄雅 智捷 明則 成文後一月琰石又一月儒釋侶十四人同游五之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色居聚落其人其精無愛



憎喜以成風飲露不食五穀長寢于于并於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然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奔甲子而逃箕子甘野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三在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寤寐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有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得游焉故爲之記

文粹卷第七十一

乙卯三月十五

文粹卷第七十二

記乙 撰于首

布署

中書政事堂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監察使壁記

四門助教壁記

問國序記

中書政事堂記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書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復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恃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

得體

吳興姚

鉉

纂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御史中丞壁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秘書郎壁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李華



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真不可以擅奪皇澤不可以擅奪君  
恩不可以擅問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  
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刻害於人財不可  
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  
刑察不封聞荒不救見謹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  
之故曰廟堂之上尊祖之前有兵有刑有殺有刃有斧鉞有鴆毒  
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韙周公逐  
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彊之  
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道變為  
機紐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  
身之誡無罪記去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  
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為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  
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享有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

中書院

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  
御史臺再朝會其長摠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于  
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從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  
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軌道以監之  
雜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于殿庭則左  
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鍾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  
侍御史一人為之使以莅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峨冠  
曳袒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  
爐烟起天子負斧戾聽政自螭首龍墀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  
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聲震殿內其職益繁其  
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比肩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  
商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糾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  
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  
判夫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  
丞得專寓於尚書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正月之



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分態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  
小胥則我實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空而入諠譁狼藉其態  
萬變向之霜枝盡為涕唾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  
耶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聽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訖向商  
省直省院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指端公訖各就房  
嗚呼以御史之重而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為記君子未  
嘗有非之者神羊之神何其鑿而不光耶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  
天子推尚書史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為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  
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  
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琅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琅琊  
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  
果以寓直省院為歎迺議於中丞中丞深樂之即時啟於中丞曰此  
前日之闕也中丞能為之豈直相署之光乎實羽儀吾府之多也皆  
佐其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即詔度支出錢  
百萬以資其焉乃於政事堂其詳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

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  
是以得規備為之焉舊中丞院止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京北院  
合為三院東西四十六步南四十四步由東為首其一為中丞其  
二為雜事其三為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為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  
院畢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摠號為御史臺中  
書南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其制自中書南廊加南北為  
軒入院門分東西相為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廡蟠迴話曲曠  
之芻盈然梁棟其宏柱石其偉椽欂栌麗而不華門櫺戶牖華  
而不侈名木脩篁苛葩秀實若升綠雲若編青簫以至於几按筆  
硯簾幌茵榻果邊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走馬勾稽按  
牘飲食休息之地比日得其若百官之請事羣吏之來謁入吾門  
將抵伺於屏者見吾軒堂峭隴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焉為此者何  
尊天子也吾府為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豈正  
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女奴臣賊子盡滅  
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



者近者之心耶謹按高宗天皇大帝作大明宮將二百年矣當時  
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  
之遺事後貽千萬年之不朽摺紳觀者命為御史北臺聞者謂之  
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某備  
于寮屬得聞君子之言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另題中丞雜事  
洎三院上主簿官對名氏於其後以為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  
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御史大夫筮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  
所繫不惟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  
舉直錯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  
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  
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丞  
相闕則大夫遷或各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  
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

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窮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  
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  
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  
相任者四人藉或聲以稜傲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  
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罷置不恒從其官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  
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與勳德至宰  
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即度者九人異姓封王  
者二人庶子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  
也昭融禮經嗣續人推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  
動靜可以訓旅凡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為百行之宗體備四  
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七日用萬邦為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  
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  
用不臧寬細取為大體復故事為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  
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  
名記而不叙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寮或知故



實授簡之因至屬辭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為成歲於其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嚴名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詰邪佞延峻取具云誰司之職惟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山為伯游之佐司馬乃今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凶人之寡挾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拍顧則周行振發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中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刑著矣焉用察察缺缺以恫生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諸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

之志也天寶具中君臣於道憲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陸中丞也羽翻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老僬頌老罕云遇此成要公中和備體沉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博王路以敷正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負之數辭尚體要况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竊承命維裕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史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擘

天垂象聖人則之故星有執法職有持憲皆鐵冠繡衣直指不阿俾在位者肅知也日者天子在鎬庶官分守於是乎有留臺所以上去中司鷄峙都邑夫洛陽有明堂辟雍太倉武庫郊廟百祀邦畿百役有不如法得舉劾之至若密網峻威微文深詆衆所嚴憚愈於京師蓋留臨之者專也奉之者一也專則權有獨斷一則政無多門前達以之立名於此暨皇運中興與人休息雖風移代變



煩簡則殊而舉直錯枉典刑猶在殿中侍御史河東薛公朝之望也復修舊職凜然生風秦官漢儀斯不替矣乃篆石題記使人不遺聊紀於近庶昭厥德始自乾元歲掌留務者次而書之以垂于後大曆八年月日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朝尚書郎辨章制度至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符以名曹用諸曹功起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在察察則國家紀律昭明官循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為大夫者滿歲皆調一轍下啓事賦祿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為權職以覆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末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領南曹之任其後或詔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其舉也大抵膺是命者必履履且焉以其公於能否之間不可過也以事之委會吏之奇衰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闕略守或刻深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三椽積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溫毅廉直清方敦實風既采矣材邁乎羣倫貞元十年

冬辭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及儀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賢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絕然後以狀之成實於家宰小宰罷罷者不讓受祿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虛而銜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度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立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監察使壁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敬敬事於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列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



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成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鍾鼓笙簧琴瑟百戈擊之樂篳篥篪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罍洗俎豆醜竿之器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上夙禮之章樂工舞師泊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箠朴于堂下以修官刑而君宰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庫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下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爲書記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相爲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滎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爲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宋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穎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讎校或決科而登館殿含章筮仕多在於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爲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



位彰施呈壘時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曰入東學書入南學文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大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負位彌簡其官尤難非有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士由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榷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抄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

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與拾遺為八品清官故以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聞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畧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於芳輿公為器與立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也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汚蠧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工萬時祭酒嗥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軼遂以羨羸再新壁書懲前士涂未克以儔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績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







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耶至嬴政犯之空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下矣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伏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竝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關儒宮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淠蜀禪於郊朝儀有違首級路效師技魏出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滇瀾無波兵器可以豕豕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具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日月司之失職耶羣公卿士之不留意耶不然何使巍巍魏國屏寂寞無聞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為荒圃可謂大國虛設以自救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隊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文粹卷第七十二

乙卯三月廿五日

文粹卷第七十二

記丙述附德二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府署

鄆州刺史廳壁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吉州刺史廳壁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附

池州重建大廳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徐濠泗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江州司馬廳壁記

吉州廣陵縣令廳壁記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懿

唐受天命用古道理仁覆德載與二侔大弘煦不冒與二立曜繼明嗣睿萬葉其始于十一聖聖謨熙載十祀其初于十四歲歲二月丁巳平巨寇復齊魯也三月己丑乃命臣懿授節分間撫安餘眾且理于鄆而觀察曹濮故荷皇澤來濯汚俗人既沐浴咸以潔清物無大傷各遂性命不化化不榘榘感聖德也嘗待守臣施諸政術而革訛止謬乎于以見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



是元凶事簡未順惟此邦眾尚或率從及顯逆謀多不為用其所寵  
任皆亡命之徒與皇諫耳故義聲一呼眾咸感應乃知斯人可與為順不可  
與為逆此其明驗歟夫州郡聽事之有筆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  
紀者不唯備遷授書夏民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  
前政往績不俟咨者訪耆搜籍索圖升斯堂皆可辨諭原茲邦域  
其來遠矣曰太昊之墟曰魯之須句曰漢之東平曰今之鄆州其地一  
也武德中為撫管府亦為都督府而將曹載樸充五州諫焉貞觀  
初廢府復為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就高爽也自述師讓據罔率訓  
典改易昇降名稱溷淆蓋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因公奉詔權  
兼公當則位同正牧宜書為首亦春秋始魯隱公賢之也其國初已  
來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既遺蔑棄難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有備于  
東壁時聖曆元和紀號已亥直歲工月巳卯檢校禮部尚書兼鄆  
州刺史御史大夫馬摠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江表大郡吳興為一夏屬物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為吳興郡

其對星紀其數具區其真極神靈錫茶符其英靈所誕山澤所涵舟  
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踞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漢晉  
已來敵天下三分之一其刺史公華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內史或稱都  
督他州或曰如晉史晉乘侯牧一也其鴻名大德在晉則顧府君秘  
秘子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宋則謝莊張永褚  
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謏在陳則吳明徹在隋則李德  
林國朝則周擇從令聞也顧魯公忠烈也袁宏事高潔正也盤負公  
全云文公也泊于明大夫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  
皇帝七代之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弈葉之勳有功於民公實嗣之  
孔惲銘鼎天下重靈聖天王褒拔于公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  
統諸道鹽鐵轉運二牧既陟惟公盤桓鴻鵠不飛飛即摩漢其甫者復  
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績於是拓郭樓臺就便除害政之餘力  
作消暑樓於南端復亭署於白蘋洲幸興廢土光明敞豁湧出豁谷  
其舊記吏部李侍郎舒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況摠兩家  
之說收落晉宋訖于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石歲刑



略也鋪張屋壁設作存勸諫神生良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十有五年十二月哉生魄華陽山顛況述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是

自江而南言為富州民朋吏實與分主報政蓋以沂歲道茲不幸忽繼無狀大官以降為者羞薄而不肖務子弟以資段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倉夷御史中丞張公廉刺縉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後在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焚如絲視正身吏胥吏沸如塵乃詰其官皆既然如醒有廷其民比皆然然而疲公噫昭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為之開之以脩省簡便變之以勤強練密凡事從宜變約以躬率之首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姦無所容愚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昇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擗載路而歌曰昔吏誑誑今更實實公能取之雄亦為結語亦為廉始繼而苦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怡怡公能撫之鯨寡有怡流亡既安倍稅先具汚浹盡開鄉閭覆官君君無斗糧公乘幾時積粟埋梁響閣官庫庫無足緒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落落降降味

公松瑞蓮荷荷合帶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陸異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未也知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必自能為政垂為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之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并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穢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茲茲惡彊富始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負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復道李公異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繼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簡當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今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  
謀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員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  
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攻爲文居官  
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見蓋委地  
矣賢員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  
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肯臆用爲鑒戒昭昭史師長在羣壁後之貪虐  
放肆以主人爲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爲  
人以爲士大夫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  
此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  
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蒞此孰視  
焉而莫之改豈是夢際如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予他節命巧書之俾復其  
舊冒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論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劉公  
受命至徐方與廉使約曰詔條節度團練兵鎮巡內州者悉以錄

州今濠州未如詔條請如詔條廉使多稱軍行率迫徵科若干不如  
期以軍法從事其兩稅取額外也自今請非詔敕不徵廉使曰諾濠  
州每年率供武寧軍將士糧二十萬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  
一升給他費吏因緣而多徵則三倍矣自今請准倉部式外不入廉  
使曰諾劉公至止堅守不渝由是州無他門賦無橫斂人一知教熙熙  
然如登春臺濠在戰國時爲楚地天文記今在午之分野是俗好  
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斂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  
在城郭而爲之有土木墮臺榭櫬歸然者有棺櫬分坵骸有縱橫者  
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道守之耶下  
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答二十鰥寡洵獨力不任者  
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爲營是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  
宮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  
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耶又曰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宿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耶又曰延  
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奈何宿



昔濠之人喪其父子昆弟不葬子於土中耶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奈何宿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耶劉公教生者以禮示之曰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路義也合此而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淡旬適至濠上自觀其事秉筆者不載余懼夫識者幾焉劉公洽郡嘉績美事詳舉則繁也亦取大遺小之美耳其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池州重建大廳壁記

寶滿

熙寧虛池之三年潘自平原郡得此郡其始至也無屋宇城壁之事無市井人物之類在路凹亞相整頓視二月檢訪鄉籍二之月凡聚瘡痍三四月後病者起亡者歸死者投骸者揜明三春夏熟其歸者起者有風雨之備而江盜未息天租無寄故郡人有解宇城壁之請既城壁焉則人得以避寇既解署焉則物得以營務鼓角器械廳堂登覽無自濠斬周于四隅其間合建置者無所闕木端鐵橫分別出入於戲自承泰至乾符戊戌歲是城也以李僕射為祖自乾符至于中和矣列歲是城也潘不敢讓勞其基趾始末存韓刺史裴

公語中繼興幸蜀之四年冬是年王師始克宮闕訖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聽壁記

李翰

司馬蓋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掌王之六軍將比命卿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馬見于古矣周衰惟晉秉禮尊主屢因大蒐以正三軍馭鞍之役韓厥為司馬雞澤之會魏絳為司馬絳將新軍張老代之蓋今之行軍司馬出於周制矣秦罷侯鑠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軍司馬繇此廢矣漢制將軍不常置四夷皆誕則命將征之趙充國以軍司馬從貳師班超以軍司馬從塞固討虜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北分王建置不同時方戰爭眾軍恒設凡將軍杖節鎮仍開府者以將軍開府居刺史者皆有其官隋將廢置隋開皇混一天下省罷眾軍司馬之官不專武事廢為州吏負矣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賓之俗邊雖有防示不設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貳良凡軍之符食之用頒于卒乘者



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  
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文武蓋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  
元故事多選臺郎為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  
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佐淮夷方面之寄敷詩閱禮之學當節府  
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慮通乎事微奉中權之旗鼓戒群帥之鏡鑷  
帥律既和軍容不肅淮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潘  
國貴種以禮綬之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奇材劍客  
援臂虬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隄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  
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  
朝聘相望以歡文之則固自韋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於大則  
將不驕惠及於細則卒不惰減役輕斂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  
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為勇雄雄然鼓衆心以為氣封疆之外隱如敵  
國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於上而下自定置器於平而物  
自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功大於  
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於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陳未戰先勝却軍於

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教大則  
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豈舉臯陶繼禹率職帝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  
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為政乃子片之功晉侯勤王信魏絳之  
力任賢用善合切同德成府有焉翰獲庇於有禮之俗遂安於無虞  
之境書績示後豈待命乎揚州本大都督府親王居中長史理人有  
府號而無兵甲至德初羯胡難作始以長史為節度而有行軍司馬  
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乃自初置列之干壁云大曆五祀夏五月丁  
丑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揔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賦以鎮定邦國  
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以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  
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  
闕辭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  
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守  
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人其一人



曰高陽許子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閱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尉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改請刻石以紀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瞻覽觀焉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物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負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次資高老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益之在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財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

也江州左匡廬石江湖上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群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澗水盈其百花其風望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公學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中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稟數百石月俸六十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以郡政壞非司馬無言責無事息噫為國謀則刀素之尤事者為身謀則福仕之優德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謹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二年七月八日題記

吉州廬山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為蒞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一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籩韃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趨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頌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



年百姓割罷也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唐无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再季復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儂為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顯其政而異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劇繁决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敏益糧

車舫三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航卅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切禁絕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尉懋民立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有過以言不逮將能勸不修為魁而卒頑者取一以敬言百故政刑之簡甚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周粵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膏復老弱之流清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閉閉以密與蒲余既堙厄片置於此始來而弘曲農揚君敬之具為余話君美談既接益父得海貝其聞乃刻山石鐫廳壁感之以觀永久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根究字義  
援古按今  
一筆不苟

說文曰尉畏也亦尉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尉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洳王爵則任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為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與尉南尉洳漢則復命縣祿曰尉自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啓宇窮地關土列縣出于五十分為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下萬年為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為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為之最緊縣出于百身陽為之最上縣僅三韓城為之最上之最次于緊之緊無與焉為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為望之最次于畿之畿無與焉為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為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並自緊而上薄尉皆再命三命已生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薄尉解褐之貴者唯三百同其闕非年年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司其人其人授韓城尉



是其人則頌其其人則詆雖一命之官... 地精美縣亦有六曲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見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即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至文武未大成務尚繁刑亦大措獄尚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條分七十人分其職一重六人九十人之理雖小亦其而揆緒不殊不殊其緒不殊... 國重之則... 伯義授為鄭自上累葉聲名為天下聞鄭以明經... 屈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 詰為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 鄭芳馨猶存者亦得之至幸鄭繫于鄭皆繫若向土壤廣物... 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文粹卷之七十三 乙卯三月十五日



